

时光长安

贾平凹/著



贾平凹散文全编



1992~1995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贾平凹文集

时光长安

贾平凹 /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光长安 / 贾平凹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5.3
(贾平凹散文全编)

ISBN 978-7-5387-4533-7

I. ①时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4485号

出品人 陈琛
产品总监 郭力家
选题策划 李天卿 郜玉乐
责任编辑 李天卿 郜玉乐
装帧设计 孙利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。违者必究

时光长安

贾平凹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×1000mm 1/16 字数 / 216千字 印张 / 16.75

版次 /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/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6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读《读者文摘》 / 1	
在洛阳读稿 / 3	
王炎林 / 5	
《美文》发刊词 / 7	
读稿人语（七则） / 11	
孙犁论 / 21	
读雷达的抒情散文 / 23	
说 话 / 27	
读安黎 / 29	
孙涵泊 / 31	
茶 话 / 32	
方英文 / 33	
方 韵 / 36	
我所认识的几位编辑（五则） / 38	
关于坝 / 43	
红 狐 / 45	
说家庭 / 50	

- 我不是个好儿子 / 54
- 说生病 / 60
- 说请客 / 62
- 说花钱 / 65
- 说白桦 / 68
- 说房子 / 71
- 说孩子 / 75
- 说奉承 / 79
- 我的老师 / 82
- 坐 佛 / 85
- 自画像 / 86
- 说球迷 / 88
- 说足球 / 89
- 说打扮 / 90
- 说 死 / 93
- 说美容 / 97
- 信访·民情和作家 / 99
- 长舌男 / 101
- 我所认识的气功师（二则） / 105
- 我们不器重“传人” / 107
- 忙 人 / 109
- 游青城山
- 游笔架山 / 111
- 读张爱玲 / 113
- 狐 石 / 115
- 走向大散文 / 118

对音乐之见 / 120

《废都》后记 / 121

与田珍颖的通信（一） / 129

与田珍颖的通信（二） / 131

《坝乐》前言 / 134

《爱的默言》序 / 135

《原罪》序 / 137

《吃喝玩乐》丛书总序 / 139

在西大受聘答谢词 / 141

《走近名人》序 / 143

《废都》就是《废都》 / 145

黄少云作品集序 / 148

为郁小萍作序 / 150

答《陕西政协报》记者问 / 153

姚学礼情诗集序 / 156

李佩芝散文集序 / 158

读刘书润《采薇集》 / 160

江文湛画集序 / 162

一次谈话 / 165

答《出版纵横》杂志记者问 / 167

致李琰 / 170

《丹凤县志》序 / 172

《说话》序 / 174

最近的心情 / 175

——《坐佛》代序

《笼鸟赏玩》序 / 179

- 《寻岸》序 / 180
- 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 / 182
- 为了崇高而美丽的事业 / 193
- 在创作二十周年酒会上的发言
- 刘鸿伏散文集序 / 195
- 《商州：说不尽的故事》序 / 196
- 《情爱丛书》总序 / 201
- 马治权的书法作品 / 202
- 《贾平凹散文大系》台湾版序 / 204
- 《红狐》序 / 205
- 陈云岗美术论文、雕塑作品集序 / 206
- 《四十岁说》序 / 208
- 贾平凹答问录 / 210
- 小 楚 / 219
- 招 牌 / 221
- 手 术 / 223
- 读《天涯行》 / 226
- 《夜色阑珊》序 / 227
- 《阿明幽默画》序 / 229
- 张义潜画集序 / 231
- 画外话 / 234
- 《美文》三年 / 235
- 在编辑部会上的讲话
- 涂 鸦 / 239
- 夏河的早晨 / 240
- 好女不戴金 / 243

饮 者 / 246

观李梅演戏 / 249

美食家 / 251

十一篇书信 / 256

读《读者文摘》

读过了许多杂志，《读者文摘》始终是放在案头的那一种，似五六年前去一趟敦煌，带回的那块泥坨，是寄托了对佛的如莲喜悦。曾一日为一些杂志取“像”而不能得，大致有很野的，也有很媚的，这一份，却高洁典雅，是月下僧敲门的静夜冷月，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、戴了眼镜夹了书本走过街头的女大学生。

这么好的气质，实在不容易。想想为什么，办刊人或许并没有想到钱。那些年里，最爆炸的是政治新闻性强的作品，这个时间，艳俗的东西又风行，而这份全然是短小的、抒情的、可以称谓为美文的杂志，不是要迎合，企图在征服，恰这般长长久久地却畅销了！愈是破烂肮脏的旅馆，宿客愈是敢不卫生，随地吐痰，用床单揩皮鞋，在厕所涂构图总是一样的画；高档的宾馆，任何宿客却似乎一下子文明了。

世上的作品与刊物，不外乎消受和消费两种。晚上睡觉失眠了，又不肯吃安定片，拿那一本来看看，不知不觉地睡去，哈喇水就滴在翻开的一页，天明起来叠被子，被窝里也便掉出一捆乱糟糟的纸来；或者坐在马桶上出恭，随便取一本了，手眼总不能闲着，末了撕一张揩屁股了事。这样的作品与刊物是永远上不了书架的。而供我们消受的，则是打扫了房间，沏上了清茶，静静地坐在书案前，读得全身心地都受活起来，或是不断地骂“这龟儿子会这么写”，生许多嫉妒，或是数天里沉默了，胸中闷得透不出气来。这样的好作品、好杂志，给了我们无比的

智慧，遗憾的是我们有些消受得了，有些却消受不了。譬如很野的那一种，好深刻，好沉重，总在杞人忧天，使原来已够沉闷的人生越发的累了。一切的哲学和文学都是在指导着人好好地活着，活得很好，当到处都从事喜剧，作浅薄无聊地轻松愉快，悲剧的出现是高层位的，那么再高一层呢，就该是超越悲剧的喜剧了。写文章的和读文章的，都是有闲或者忙里偷闲，超越了低层次的喜剧，也超越了浮躁和激愤，虚涵才能得天地之道，闲静才能知人生之趣。这份杂志不能说已经是这样，但许许多多篇什，确实有这个境界了。

读这杂志，读过了几年，但愿长长久久读下去，读出佛来。

1992年

在洛阳读稿

七年前来洛阳看牡丹，可惜一场风雨，牡丹谢了；七年后又来洛阳，恰是花事正盛，我读到了一大批好的文章。洛阳有世间最热闹的牡丹，也有最沉静的卢舍那大佛，看花参佛，由富贵走向高尚，这也是读这批稿的境界。

《洛阳日报》“一拖杯”全国小小说大奖赛，据说来稿近四万件，涉及除台湾外的各个省份，甚至于欧洲国家。一个地方报纸敢做这样的工作，气派是够大的。他们不以搞奖赛而挣钱敛财，以维护文学的庄严，竟敢将候选篇目交给评委时统统将作者的名姓用墨涂抹，作法又多么令人敬佩。艺术是靠征服而存在的，也正是他们的严肃认真，这次大赛的来稿质量很高，影响颇大。

我所读到的文章，都是千字左右，篇幅上是短，但内容却很丰富。对于小小说的定义我并不懂得多少，为短而短，是一句诗的扩大，一个简单的意会，这种写法我不喜欢。在我的感觉里，小小说是机智的、智慧的、过目不能忘的精悍篇章。评选结束后，查阅原文的署名，发觉相当多的作者都是业余的，声名并不显赫，可谓是成名的并不一定就成功，而成功者却未必成名啊。现在的文坛未浪出声名的俊才实在是多，自己作为一名评委，是幸运也是可悲，想我四十左右的这批人，文坛上多少有人知道，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势所造，当文学的热潮平静下来之后，在文坛出名是不易了，《洛阳日报》尽自己最大

的努力推出一批新人新作，其见识不凡，功德无量。

读这批好稿，给我的启示有二：

一、大量的文章是抒发人生的况味，他们已从强烈的社会的角度转入对于宇宙、自然、生命的体验。如果将小小说写成类似于一种散文诗或纯粹成了讽刺小品，我想那是不足取的。长的小说和短的小说，它一样是要有境界的，真正地对宇宙、自然、生命有体验，就有了大的境界，而文章就是这种体验后自然而然的提笔，一般说技巧是无关紧要的，是不是就指这些？由此又可得出，一切形式问题何尝不又都是认识问题呢？

二、大多的文章写得沉静，这是多么可贵。有些人如我，惹上了一种“气”，即激愤太盛，从容不够，这或许是如我这样的人走上文坛时带上了浮躁时代的痕迹，但这种“气”却影响了我们进一步与艺术的亲近。超越激情，从容大度，文章既写现实生活，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，又有形而上的味道，跳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，新生的作家实在是蹈了文学的大方处。

于是，我感谢给我来洛阳的机会，感谢在洛阳所读到的好稿，热热闹闹的牡丹和无言的卢舍那大佛将永远给我昭示。

1992年4月17日

王炎林

五十二岁的王炎林，率真如童，好说话，多见解，臧否人物，画坛称为狂人。他是从骨子里狂的，狂得可爱，受他抨击的人也爱他。每次画家集会，或某一展览座谈，第一个发言，大家都推拥他。他不在，人就问：炎林呢，炎林怎么说的？

炎林面色红润，有妇人相。从未见穿过中山服，也没有西装，他不爱太正经。留一大把胡子，任何人却直呼其名，没有叫老王的。

他搬动过数次家，搬到哪儿，家里总是来人。年轻的画家常以他家为沙龙，通宵达旦地聊。他家的猫也知道了毕加索，一次冒雨从垃圾堆叼回一本书，封面上是那幅《亚威农的少女》。

他嗜酒。作画前独坐一室，整晌不说话，便不停地喝。酒使他从现实世界升入幻想世界，眼前和画纸上就百鬼狰狞。有学生学他，每临作画也大饮，结果醉卧不醒。

炎林善画人物，人物皆丑，经商的老板不在客厅里挂，做官的太太也不在卧室里挂，所以炎林不富。但有同行，定期来欣赏新作，甚至有人临摹。临摹者总是不及，或者过之，请教他，他说：未为奇奇。

炎林迷于色彩，大胆涂染，极尽灿烂，其法却无迹可寻。人不知如何有这样的感受，传说他目有双瞳。他听后大笑，说眼睛并不可靠。果然在他背上涂蓝涂红，能准确说出。

他喜欢逛庙会，看社火，常掏钱买酒与耍猴的，吹糖人的，捏面花

的坐喝。喜欢与幼儿玩，说没头没脑的稚话。

画坛上人人都说炎林是现代派，但炎林画的地地道道中国画。他不搞题材的图解，更反对纯粹的意念组合。他注重形式构成，注重虚幻的空间。他的画不是新文人画。他借鉴西方现代绘画的观念，以个体的生命来体证艺术的大的境界，但他选择儿童绘画，民间艺术，原始艺术为主要参照系，竭力传达东方人的感觉，中国人的感觉，一个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汉人的感觉。

他的画给人以刺激，不能平静，想喊，想在雨地里痛痛快快淋一场，想在河滩里没命地跑，甚至想放倒女人和杀人。

有人说：王炎林，你这么画下去，是会疯的。

王炎林说：疯了也是体验宇宙自然人生的一个法门吧。

这一次王炎林没有狂。

1992年5月14日

《美文》发刊词

亲爱的读者，我们开办了这份杂志，这份杂志是散文月刊，名字叫《美文》。

为什么叫《美文》？因为当今的文坛上，要办一份杂志，又是散文的内容，又是炉灶起得这么的晚，脆的，有彩儿的名字都有了家主，如北京的《读文》、天津的《散文》、广州的《随笔》，以及《散文世界》、《散文百家》、《青年散文家》、《读者文摘》、《散文选刊》，我们想来想去，苦愁了许多日子，只好这么叫了。这么叫的时候，还有一段趣事：那一日，大家讨论“美文”两个字，争论好大，人分两派，一派说“美文”很雅的，如“美学”、“美术”、“美声”。一派说：“美文”了，令人能想到“美容”呀，“美发”呀的。争执不休，忽想到鲁迅他们三十年代办《语丝》是查字典来的，又想到乡下多子的父亲常抱了婴儿出门，第一个碰着什么就依什么起名。于是闭了眼睛翻了一册书，那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就是美字，出门又恰巧碰着一个汉子，是本市的一个名丑，手里正拿着一本《中国古典美文选》。《美文》就这样确定下来。叫《美文》绝不意味着要搞唯美主义，但我们可以宣言：我们倡导美的文章！

我们倡导美的文章。为什么办的是散文月刊而不说散文说的是文章？我们是有我们的想法。我们确实是不满意目前的散文状态，那种流行的，几乎渗透到许多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于散文的概念，范围

是越来越狭小了，含义是越来越苍白了，这如同对于月亮的形容，有银盘的，有玉灯的，有橘的一瓣，有夜之眼，有冷的美人，有朦胧的一团，最后形容到谁也不知道月亮为何物了。我们现在是什么形容也不要。月亮就是月亮。于是，还原到散文的原本面目，散文是大而化之的，散文是大可随便的！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。

如果同意我们的观点，换一种思维看散文，散文将发生一种质的变化，散文将不要准散文，将不仅是为文而文的抒情和咏物，也就不至于沦落到要做诗人和小说家的初学的课程，轻，浅，一种雕虫小技，而是“大丈夫不为也”的境地。

先人讲，文章千古事。做文章怎能是千古的事？我们理解，做文章的人不要一天到黑脑子里总是想着我的文章怎么做，怎样就风头豹尾，如何起承转合。做文章的人应该“平常”下心来，明白做文章是一种“业”，同当将军一样，或同当农夫一样，或同妓女与小偷，生命都一样，“业”，有高下尊卑之分，但都是体证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的“法门”，“法门”在质上归一。若把自己的生命重点移到了体证，而文章只是体证的一种载体，一旦有悟有感要说，提笔写出，这样的文章自然而然就是好的文章，好的文章自然就有千古价值。我们读《古文观止》，读中学课本，看到了历史上的那些散文大家，写得那一二篇绝美的抒情文，以为散文就是这类，但为了读到某一大家的更多的抒情文而翻阅他的文集时，我们常常吃惊他的一生仅仅是写了这几篇抒情文，而大量的谈天说地和评论天下的文章，原来他们始终在以生命体证天地自然。社会到了今日，出版业异常发达，做文章的人太容易有出版和发表的地方，为出版和发表而做文章，文章必然量多质劣。

当然，文章的好坏，是时势之左右，汉唐的文章只能是在汉唐，明清的文章只能是在明清。说过了一个时代的文章总体水准由一个时代而定，但往往是一个作家的具体作品却改变了某个时期的文风，作家个

人的作用实在是相当大的。中外的文学史已经证明：真情实感在，文章兴，浮艳虚假，文章衰。文学史上之所以有大家，大家之所以出现，就是在每一个世风浮靡、文风花拳绣腿的时期有人力排陈腐，复归生活实感和人之性灵。

基于诸多想法，我们开办这份杂志，虽然又多了一份杂志，使做文章的人太容易有出版和发表的地方上再多一块地方，但我们的目的之一如鲁迅的那句话：为了忘却的纪念。我们的杂志不可能红爆，我们不是为了有一个舒适而清雅的职业办杂志，也不是为了敛钱发财，我们的杂志挤进来，企图在于一种鼓与呼的声音：鼓呼大散文的概念，鼓呼扫除浮艳之风，鼓呼弃除陈言旧套，鼓呼散文的现实感，史诗感，真情感，鼓呼真正的散文大家，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外的这个时代的散文！

所以，我们这份杂志，将尽力克服我们编辑的狭隘的散文意识，大开散文的门户，任何作家，老作家、中年作家、青年作家、专业作家、业余作家、未来作家，诗人、小说家、批评家、理论家，以及并未列入过作家队伍，但文章写得很好的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学者、艺术家等等，只要是好的文章，我们都提供版面。在这块园地上，你可以抒发天地宏论，你可以阐述安邦治国之道，可以作生命的沉思，可以行文化的苦旅，可以谈文说艺，可以赏鱼虫花鸟。美是真与善，美是犹如戏曲舞台上的生旦净丑，美是生存的需要，美是一种情操和境界，美是世间的一切大有。

我们完全清醒我们的陋，地处于西北，没有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地利，我们办刊的人没有写出什么过硬的文章，办刊又没有经验，而我们的鼓呼虽然竭力却可能微乎其微，但我们确是意气相投的一帮散文的爱好者，涌动着一种崇高的感情，而勇敢起来办这个刊物的，我们是一群声音不大的小狗，挥动的旗子可能仅仅是大人肩头上的小孩手中的小三角旗子，所以我们相信读者会可爱我们，可爱我们的杂志，为我们投